**一**

月明风高，无灯的昏暗屋中。刺客涣面向房屋深处的办公桌站立，注视着桌后仰坐在靠椅上轮廓朦胧的雇主。涣旁边的窗户半开着，借从中透过的轻微月光，可以看到他身上的短袍与窗户一侧的窗帘一起被秋风吹着翩翩浮动。

那张办公桌展现的却全然不是同一番光景。距离窗户太远，因此桌面被黑色笼罩，上面所有的事物都难以看见——除了一口敞开箱子中泛起粼光引人注目的那几十根金条。

“这是你的刺杀目标，我将提供他的准确位置，”声音从雇主口中传出，同时，他用两根手指将一张一寸的人头照片拍在桌上，向涣划了过去，“完成后，这箱黄金就是你的报酬。”

涣将照片夹在三指之间，接过来看上三秒钟，就将它揣入怀里，脸上泛起一阵自信的微笑。

“照做。”涣回应道，于是转身向屋外走去。

“没有那么容易，他和你是同行。”雇主依然不忘好心提醒，“还有，出门时记得用那个机器做一下人脸识别登记，否则你们刺客组织不算你出勤。”

**二**

照片中的刺杀目标是一个披肩紫发，一眼有疤的疯癫怪人。这样的人，看起来都不像太好对付的。涣根据雇主所提供的位置，来到一所中学的操场。按照日期算起，这所中学应当已经放寒假了，然而足够让涣震惊的是，操场上竟然横着几十具身着奇装异服的死尸！

并不出于位置信息，紫发人正伫立操场中央仰天大笑，一脚踏在其中一具尸体头颅之上，而手里，正攥着正在滴血的左耳，明显就是从他脚下的尸体撕下来的。

这一操场的人定然都是被他所杀，涣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如此残忍血腥的手段，那紫发人的武力绝非小可，不容小觑。

可是……那又怎么样？涣将早已握在刀柄上的右手提起，整把雪亮的杀猪刀就这样从挂在腰间的刀鞘中拔出，提在指尖。我做的行当是刺杀，又不是武打，涣心中想着，嘴边闪过一秒邪气的微笑。作罢脚踩地面，一瞬就向着紫发人的后背跃然而起。

“谁？”紫发人已经反应过来，丢掉耳朵，准备摆出战斗架势，然而已经太迟了。涣的杀猪刀已然无声从他脖颈之后伸出，对他脖子最脆弱的部分进行一道切割，令他再也没有气支撑做任何动作。

涣扶着紫发人的头，将他缓缓放倒。既然是临终不能瞑目的遗愿，那么还是帮你完成了好。于是他缓缓凑到紫发人耳边，用温柔的声音自我介绍：“裂彘刀法，曾涣。”同时，嘴边闪过一丝微笑。

**三**

人已经这样轻松地被杀了，那黄金就在自己手里了，涣这样心想。那一头紫发的诡异人的实力，真没有他看起来像的那样厉害嘛，涣估摸着，他大概实力与自己不相上下。死得这样迅速，完全是对于即将到来的危险没有任何戒备之心的。那雇主竟出重金向刺客组织请人杀这样的角色，绝对是没脑子，但也谢过，毕竟让自己只接一单任务，就有这么多报酬可赚。

要回去领赏，就必须带回目标之人已死的凭证。除了任务要求带全尸回来的情况之外，便捷起见，刺客都会切下目标最有代表性的部分或带回他象征性的配件作为凭证。再明显不过，对这位紫发人，只需不做不休，干脆将他的人头砍下，就足够代表性了。

提起人头，转过身准备原路返回的涣，却有了震惊的发现。他不光发现了面前一位持剑的女子，还发现了那把已经深深扎入并贯穿自己腹部的长剑！

腹部的剧痛传递略慢于光，但涣终究还是感觉到了。随着大量鲜血从伤口处涌出，他此时也在没有力气做出任何行动。只好憋尽力气，挤出几个字来。

“你……是谁，为什么……”

那女子利落地将剑从涣的腹部抽出，携带者涣向前跪倒再也说不出话来。血流如泉水，而只留下涣的狰狞面目。

随着长剑入鞘，女子报上了回答。

“杀人者华英，至于为什么……

“当然是钱。”

**四**

和风初晓，刚从东方升起的半轮红日向大地播撒光与温暖。阳光从窗外射进，映照着窗边站立的穿着一身通红的刺客。屋子的办公桌一侧仍然漆黑，没有光照到那里，只能听到坐在里面的人讲话。

“我要杀的人就在照片上，名字叫华英，我也知道在哪里能找到她。事成了，桌上这箱黄金就归你了。”

桌上果然有箱子敞开着，里面的几十根金条在日光的照耀下闪闪发亮。

红衣刺客拿着照片，转身离开了房屋。

“可不是好做的任务，她也是职业杀手，”坐办公桌后的人补充道。

“还有，别忘了在门口拍个照，我好给你们组织提供证明。”